

平台经济下的劳动价值论新发展

马梓涵¹ 李鸿雁²

宁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中国·宁夏 银川 750021

【摘要】在平台经济中, 存在“生产力进步逻辑”与“利润攫取逻辑”的双重逻辑: 数字技术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变革, 促进了生产力进步; 数字资本通过占有劳动资料、垄断资源攫取超额剩余价值, 剥削形式更隐蔽。这两种逻辑是“生产力社会化与生产关系私有化”矛盾的具象化, 二者既统一又对立。对此, 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下, 发挥资本生产力属性的积极作用, 管控其生产关系属性的消极影响, 实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动态平衡,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平台经济; 劳动价值论;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双重逻辑

引言:

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形成, 是对前人经济理论的批判性继承, 核心体现为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合理内核的吸收与对庸俗政治经济学谬误的清算^[1]。19世纪中叶工业革命中, 资产阶级剥削剩余价值、工人处境恶劣, 阶级对立尖锐, 工人运动暴露生产关系不公。马克思将这些观察纳入分析, 《资本论》中工厂劳动史料揭示剩余价值剥削本质, 确认“劳动是商品价值唯一源泉”^[1], 系统阐述劳动价值论, 明确价值实体是无差别人类劳动凝结、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 创新劳动二重性范畴, 揭示资本主义根本矛盾。最终, 该理论突破局限, 成为剖析资本主义、奠定社会公平正义的理论基础^[2]。

1 劳动价值论在平台经济中的双重逻辑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矛盾在于社会化生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平台经济发展中, 数字技术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变革, 形成“生产力进步逻辑”; 数字资本通过占有劳动资料、垄断资源攫取超额剩余价值, 形成“利润攫取逻辑”。

1.1 平台经济下的生产力进步逻辑

“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 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 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 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3], 平台经济作为经济新业态, 契合新质生产力内涵, “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 本质是先进生产力”, 极大促进生产力进步。

1.1.1 劳动者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聚焦的传统产业工人, 平台经济依托数字技术, 推动劳动者向多元化数字劳动者转型, 如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平台零工, 通过数字终端完成劳动; 开发算法、维护系统的技术工人, 提供核心技术支撑; 社交媒体用户、电商消费者等产消者, 通过生成内容、提供数据、参与评价等非雇佣性数字劳动, 成为价值创造者。马克思指出, 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前提是劳动者“自由得一无所有”, 平台经济通过零工模式, 以灵活任务拆分、即时报酬结算, 将社会碎片化时间转化为劳动时间, 使潜在劳动力纳入社会化生产体系。价值创造主体从企业雇佣工人扩展至全社会用户, 拓宽生产力人力基础, 成为平台经济下生产力进步的重要动力。

1.1.2 劳动资料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 劳动资料是“劳动者置身于劳动对象之间, 传导劳动活动的物或物的综合体”, 其形态演变直接标志着生产力发展水平。平台经济下, 劳动资料从传统物质机器升级为数字技术体系, 平台作为核心载体, 兼具中介与基础设施属性。中介属性上, 平台以算法为核心, 实时处理海量数据降低信息不对称; 基础设施属性上, 平台提供云计算、支付系统等标准化数字条件, 中小企业或个体劳动者无需购置昂贵硬件, 接入平台即可使用专业工具, 实现轻资产参与社会化生产。数字劳动资料的社会化共享, 使劳动过程突破时空限制, 为生产力进步提供技术支撑。

1.1.3 劳动对象

马克思指出, 劳动对象是“人类劳动作用于其上的东

西”，范围随生产力发展不断扩展，非生产性资源可通过技术手段转化为生产要素，平台经济中，劳动对象从传统物质资源扩展至数据信息，成为数字劳动价值创造的核心载体。数据具有鲜明数字特征：一是非物质性，无需实体载体；二是零边际成本复制性，仅需存储与传输，边际成本趋近于零。同时，平台经济通过数字技术打破资源壁垒，将非生产性资源转化为生产要素，丰富生产力物质基础，推动生产力进步。

1.2 平台经济下的利润攫取逻辑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对劳动产品的占有是价值分配异化的核心。平台经济下，数字资本对劳动资料进行占有，通过垄断所有权与使用权攫取超额剩余价值，将社会化价值集中于私人手中，剥削形式更隐蔽、更具垄断性。

从劳动成果占有看，对雇佣劳动者数字产品的占有体现为所有权垄断，技术工人开发的云系统、支付功能为平台带来巨额收入，但工资仅占其创造价值的小部分，平台通过知识产权保护独占数字产品所有权，剩余价值被资本大量占有^[4]。对非雇佣用户数据的无偿占有是资本增殖的关键，以Facebook为例，用户社交行为数据带来的收入占总营收绝大部分，却被平台独占并出售给广告商^[5]，此时虽不存在任何雇佣关系，但数字用户在使用数字平台的过程中生成海量原创内容，但并未获得任何形式的报酬，资本家却借此攫取了更多剩余价值。这表明，数字用户遭受数字平台的无偿剥削，此类剥削的具体形式，是将数字劳动者生成的数据信息转化为私有财产，通过无偿利用数字劳动者的劳动成果，为数字资本主义平台积累更多价值，既扩大利润空间，又掩盖剥削本质。

从劳动异化看，马克思明确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是资本主义剥削的根本前提，这一理论逻辑在平台经济下被赋予新的剥削形态。劳动者若要参与劳动价值创造，必须依附平台所垄断的数字资源，这种依附看似打破传统工厂的人身依附枷锁，实则因劳动者完全丧失数字资源所有权，陷入更深层的支配关系，以网约车司机为例，司机需依赖平台获取订单，离开平台无法获得稳定客源，不得不接受高额抽成，劳动价值创造的关键环节均由平台通过数字资源操控，剩余价值则以抽成、规则倾斜等方式被数字资本攫取。

2 二重逻辑的矛盾与应对措施

2.1 二重逻辑的矛盾

平台经济中“生产力进步逻辑”与“利润攫取逻辑”，是生产力社会化与生产关系私有化矛盾在数字时代的具象化，呈辩证统一的共生关系。前者推动生产力社会化提升，后者借垄断将社会化价值转化为私人利润，本质是数字生产力社会化与数字生产关系私有化的冲突，具体体现为两组关系的辩证统一：

2.1.1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动态适配是经济健康发展的前提。平台经济中，数字技术驱动生产力跨越式发展，但以劳动保障、产权分配为核心的生产关系调整严重滞后，导致社会化价值创造与资本化价值攫取矛盾激化。数字技术本应推动生产关系向更公平方向演进，却因资本垄断沦为剥削工具，加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数字生产力的束缚。

2.1.2 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

马克思提出商品是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统一体，前者是自然属性，后者是社会属性。平台经济中，生产力进步逻辑推动使用价值爆发式增长，满足社会需求；利润攫取逻辑通过占有要素、垄断规则，使交换价值向资本集中，导致二者严重背离，这种背离是资本对社会化价值的私有化占有，违背商品二重性原理，加剧贫富差距。

从统一性看，生产力进步逻辑是利润攫取逻辑的前提与载体。平台经济下的“全球分工网络”依托生产力进步逻辑实现，数字技术打破国界限制，为资本整合全球资源、攫取利润提供空间^[6]；且由于平台经济的“轻资产模式”源于生产力进步逻辑将个人闲置资源转化为生产要素，使资本低成本掌控生产资料，实现对劳动的剥削。生产力进步逻辑越深化，利润攫取逻辑的剥削空间越扩大。

从对立性看，利润攫取逻辑会反噬生产力进步逻辑的可持续性。平台通过去劳动关系化、算法剥削导致劳动者权益缺失，削弱生产积极性；数字化降低劳动者议价能力，劳资力量失衡削弱生产力进步逻辑的“普惠性”；资本对短期利润的追逐忽视长期生产效率，最终导致劳动资源枯竭、价值创造能力衰退。此外，数字资本遮蔽掩盖价值占有本质，短期强化资本统治，长期激化劳资矛盾，破坏社会化生产稳定。

2.2 应对措施

数字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印证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数字生产力进步要求生产关系向更公平、社会化方向调整，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私有化属性导致制度滞后。对此，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下，发挥资本生产力属性即生产力进步逻辑的积极作用，管控其生产关系属性即利润攫取逻辑的消极影响。

在发挥资本生产力积极作用方面，需坚持生产力进步原则，释放其在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科技创新与就业创造中的价值：一是依托资本流动与投资优化资源配置，借资本逐利性推动企业理性决策，提升资源利用效率；二是借助资本投入升级生产技术与设备，助力企业提质增效；三是以资本逐利驱动科技创新，推动企业加大科研投入，加速成果转化；四是通过资本运作创造就业机会，促进企业扩张，缓解失业压力、提高劳动者收入，为共同富裕奠定基础。

在管控资本生产关系消极作用方面，需针对资本盲目扩张精准施策。“把握平台经济发展规律，建立健全治理体系，明确规则、划清底线、加强监管、规范秩序，统筹发展与安全、国内与国际，促进公平竞争、反对垄断、防止资本无序扩张”^[7]。同时，需践行“促进发展和监管规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实现数字经济“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8]。

3 总结及展望

会议指出：“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9]。这一论述为平台经济治理提供根本遵循，也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高度契合——需通过科学治理实现生产关系适应性调整，释放资本生产力属性，约束其消极影响。

从实践路径看，当前中国平台经济尚处发展初期，新型劳动方式未成熟，监管体系仍需完善。平台私人化、垄断化风险随规模扩张加剧，易凸显数字劳动者剥削问题，影响工资权益保障，应明确劳动者对自身劳动产生数据的所有权份额，建立数据价值分配机制，让劳动者参与数据收益分成，避免数字资源垄断导致的劳动价值被无偿侵占，

同时推动平台与劳动者签订合同，将劳动者纳入权益保障体系，杜绝隐蔽剥削，为劳动价值创造提供权益兜底；同时，平台同质化竞争造成资源浪费，部分平台偏离服务实体经济定位，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存在偏差，需规范平台经济市场秩序，通过强化公平竞争监管、反对垄断，避免阻碍实体经济发展，同时以数字技术提升就业质量与群众收入，推动数字技术国家创新发展战略落地。

从长远发展看，平台经济治理需兼顾城乡协同，尤其提升农村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通过支持农村平台合作社建设，将数字技术与农村经济现代化深度融合，拓展农村发展空间，促进城乡一体化，为共同富裕奠定基础。总体而言，平台经济健康发展需贯穿“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的逻辑，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通过市场与政府监管的有机协同，实现数字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动态平衡，推动数字经济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1.
- [2]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8.
- [3]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N]. 求是, 2025-06-01.
- [4] 王钰. 数字劳动及其价值生产的政治经济学批判[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2(3): 104-119.
- [5] 刘瑾芮.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视域下平台经济中的数字资本遮蔽研究[J]. 当代经济研究, 2022(4): 45-53.
- [6] 谢富胜, 吴越, 王生升. 平台经济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 中国社会科学, 2019(12): 62-81+200.
-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52.
- [8] 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N]. 人民日报, 2021-03-16.
- [9] 正确发挥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N]. 人民日报, 2014-05-28.

作者简介：

马梓涵(2003-), 女, 河北邢台人, 宁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硕士研究生;

李鸿雁(1972-), 女, 安徽亳州人, 宁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